

看展览

艺术在别处



初春料峭的北京，难得的蓝天和熏风的暖意。阔别两年，再回到这一片北京最老最大规模的现代艺术区，似乎能感受到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气息。游人如织的798艺术区里三两成队的人群在七星街的路上熙攘着。人们结着伴在一处处建筑空间里穿行和游走，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举起手中的智能手机。有的年轻情侣举起自拍杆，摄下一个有点特殊的日子。更有的穿着白纱捧着假花的新娘，用手提起厚重的纱裙裾，艰难地

跟着摄影师向下一个目标匆忙奔去。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与素日不同的日子，包豪斯式的厂房、冷艳的烟囱、艺术家工作室以及遍地开花的酒吧、咖啡屋和私房菜馆，是他们眼中生活的别处。

作为一个艺术行业的从业者，看展览既是工作里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活里的必修课。3818库，一个不起眼的幽深胡同里，原来驻守着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画廊世纪翰墨。曾经一条不长的小胡同里，多家画廊生龙活虎

地经营着。如今，门口的海报墙依然堆砌如旧，但里面的画廊却说不出的冷落萧瑟。世纪翰墨已经消失，其他的画廊里，画作被漫不经心地挂上墙壁。门口接待台散落着宣传单，内间的办公室不时传来年轻的女士们关于如何心水网购的种种漫谈。惟有差别的是，每一间画廊都准备了二维码的扫码条，每当被问到展览的相关信息和画廊的情况时，姑娘们都会热情地告诉你，加我们的公众号吧！

常青画廊，从2005年

起在798落地，向中国的观众介绍了无数的中外当代艺术大师，包括丹尼埃尔·布伦、劳瑞斯·切克尼和安尼施·卡普尔等，其专业度和展览水平都是业内公认的。三位创始人在北京开画廊也旨在交流和推动文化的互动。

走入画廊观展，正看到三个艺术区内重量画廊联合展出的“不在图像中行动”，才一进入展厅，内外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画廊里静悄悄偶有三两个人行走其中，在我站着看完其中两个录像装置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停下来待上三分钟以上。更多的人就像无关的路人甲一样，匆匆忙忙穿行而过。

在展览的入口处30多位艺术家分别说着他们艺术生活的切身感受。入口处策展的前言也清楚地谈到：“2008年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发生了一种转变。越来越强调个体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全面实践，艺术不再以生产视觉化的产品为目的，而是在自我的实践中强调生活本身的特殊状态和活法。”而展览所想呈现的一种艺术家在社会中的特殊生活实践却并没有引起多少周边社会人的关注。推开门，想走到下一间画廊看展览的时候，我听到“这是什么地方呀？这是什么展览呀？”“谁知道呢，进来看看吧！然后咱们就走，到前面吃饭去。”

(廖冬 艺术从业者)

群展“伙伴” 上演首师大美术学院老友记



近日，桥舍画廊举办了一次名为“伙伴”的群展，艺术家范明正担任了策展人，召集首师大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再向他们朋友圈进行延展，便在合适的场地与档期中促成了这次12人的群展。

作为首次策展经历，范明正认为此次展览自己做的更像是一个客串的工作，在展览中强调作品的多面性和综合性，有别于单一价值取向和单一媒介的展览，这次展览的作品涉及到架上、装置和雕塑。同时，范明正和妻子赵艳婷多年前合作创作的装置作品也首次亮相。

和当下强调学术和观念的各种展览为普通观众带来的困惑和不解相比，“伙伴”选择了一个接地气的展览名称，前言也写得非常朴实，没有太多有名头的艺术家，但作品的丰富多样给观者带来了非常生动直观的体验。范明正在此次展览的策展经历中感受到，当代艺术展既要面貌新颖，又要接地气，让人看得懂不容易。需要艺术家成熟，也需要观众有鉴赏力，对双方都有相当的门槛要求。

据悉，“伙伴”的第二回展已经和桥舍画廊敲定，届时范明正和他的朋友们会带来更丰富多变的展览形式。

北京日报记者 周晓

艺评者说

画布之外的力量

几年前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个小故事，据说798某机构邀请了一位台湾的僧人看展，当陪同人员询问那位僧人对展览的感受时，僧人很平静地回答说他只是看到了一堆画布，除此之外，没有看到其他的什么。

自从大约2008年前后中国当代艺术的阶段性热潮过去以后，我越来越少地走进798艺术区，甚至越来越少地看展览，我周围的朋友大概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大概就如那位台湾的僧人所讲，每次受邀看展也好或者自己主动去看展也好，除了一堆画布以外，确实很难看到些别的什么。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找不出什么理由再去看展，时间长了对展览的期待也越来越淡薄，出于一个艺术爱好者的习惯，可能长时间不去看展会导至心理空虚或者是在谈论艺术的时候缺乏了素材和谈资，于是，我还是会选择隔一阵子去一趟艺术区，去之前做好功课，向好友们打听好

哪家画廊在做哪个有意思的展。可是几年下来，几乎所有的展览仍然没有突破你的期望预期，不进步就是在陈旧。

我发现每次去看展的期待值一直在下降，从以往带着对艺术的崇敬之感去朝圣，到后来寄希望于发现些让自己心灵有一阵小激动的感受，再到后来从某些作品最基本的语言里找点刺激，以至于到最后这种刺激都很难找到了。即使在798里面名号响亮的几家大画廊在做的无非就是一些小清新加小时尚加小做作的质感作品，让人寻不到任何价值线索，展览越来越被局限于架上绘画，因为好卖，对作品的解释往往都是自说自话，丧失大思考的创作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白鼠，因为营养不良而越来越虚弱，把病态当美感没问题，可是要病的伟大并没有那么简单，艺术家的路子越走越窄，作为先锋前卫的当代艺术画廊失去了它应有的实验性。

看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寄希望于从作品当中寻找些什么，新鲜的、不同的、有高度的、合理的美或者力量。其实，这是一种艺术爱好者极具道德感和自我尊重的合理心态，无可厚非，可是，画廊小姐谈论艺术是为了销售，圈里圈外的人谈论艺术是为了卖弄，评论家谈论艺术的时候也在出于各种考虑左右平衡。当一个热爱艺术的人高谈阔论却不得不过滤掉他眼前所有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在强行赋予艺术价值，这是一种类似道德上的尴尬和考问。

艺术永远存在批评，事实上，艺术那点价值就是从小心翼翼的批评中提取的，优秀的艺术家对批评的重视远大于对待自己的创作。现在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恭维的花样越来越多，艺术的品质却越来越差，曾听到某资深人士说起现在的艺术圈最不缺的就是艺术家，最缺的就是观众，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画

廊为了销售都在编故事，画廊小姐们编故事的能力大概是她们能否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的基本功，画廊主和艺术家会轻率地把作品的质量归咎于商业和市场，他们看上去义正词严，理想主义跃然脸上。

任何的市场行为都是从生产开始，由消费结束，从这个角度上讲，艺术对于市场而言和一般商品并没有多大区别，“业内人士”都在强调艺术和艺术行业的特殊性，艺术和艺术行业的的确有其不同于一般商业的特殊性，它所涉及的市场因素较为复杂，它本身的创作因素也需要和它面对的市场因素合理对接。

而事实上，除了商业与生俱来的利益侵略性和片面性以外，“业内人士”也在抹杀艺术的特殊性而让艺术变得平庸，快速和廉价让人放弃了所有的态度，却制造了无数的投机，对于经营者而言，我们需要的是把个性化艺术作品纳入必须



王鹏 自由艺术评论人

由共性才能支撑的市场行为当中去的能力，艺术应该被看到的恰恰不是那一堆画布，而是画布以外的分量和价值，其实，任何的市场都可以和谐，不和谐的只是人心罢了。

展览是当代艺术的基本组织形式，展览是艺术生态的源头，无形当中，我们看展的感受直接关联了艺术生态的种种，包括市场。“快”和“廉”不应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慢”和“贵”才是艺术应有的品质。缓慢是一种奢侈，缓慢意味着很多，能够让人放缓脚步看展的社会，是高贵的社会。